

兄弟我

叶
亮
著



文匯出版社



兄弟我

叶

舟

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兄弟我 / 叶舟著. —上海:文汇出版社, 2017.8

ISBN 978-7-5496-2243-6

I. ①兄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72227 号

兄弟我

著 者 / 叶 舟

责任编辑 / 熊 勇

出版策划 / 力扬文化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**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

(邮政编码 200041)

印刷装订 /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7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80×1230 1/32

字 数 / 210 千

印 张 / 8.25

ISBN 978-7-5496-2243-6

定 价 / 32.00 元



叶舟，诗人、小说家、编剧。1966年生，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，发表过大量的小说、诗歌及散文作品。作品多次入选各种年鉴、年度选本和中国小说排行榜，并被译为英法日韩等国文字，有部分小说被改编为影视剧。著有诗文集《大敦煌》《边疆诗》《练习曲》《叶舟诗选》《敦煌诗经》《引舟如叶》《丝绸之路》《自己的心经》《世纪背影——20世纪的隐秘结构》《花儿——青铜枝下的歌谣》，散文集《漫山遍野的今天》《漫唱》《西北纪》，小说集《叶舟小说》（上下卷）、《叶舟的小说》《第八个是铜像》《我的帐篷里有平安》《秦尼巴克》《伊帕尔汗》，长篇小说《案底刺绣》《昔日重来》以及长篇电视连续剧《我们光荣的日子》等。作品曾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小说奖、《人民文学》年度诗人奖、《十月》诗歌奖以及两届甘肃省“敦煌文艺一等奖”和“黄河文学一等奖”等。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目 录

001	兄弟我
041	汝今能持否
072	在热烈的掌声中
108	蓝色的敦煌
117	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
128	伪造者
168	三拳两胜
195	我的帐篷里有平安
212	1919年以来的沉默
218	星月夜

兄弟我



爆破在即，炸药已经各就各位，方圆一公里都清场了，等待最后的指令。

但这几个老家伙仍不松懈，带着矿泉水、肉夹馍和榨菜，硬生生地冲破了封锁线，进入了现场。偌大的场地，大烟囱像一根粗壮的标枪，戳在天空下，悲壮而热烈。此刻，它压根儿懵懂无知，不知道自己身负炸药，危险将至，马上就要被连根拔除了。老家伙们手搭凉棚，问天打卦，一个个鼻酸起来，仿佛跟亲人诀别似的。夏日的天光刺激极了，犹如成千上万吨的积雪，陆续从头顶雪崩下来，让老家伙们眼底发黑。负责警戒的是爆破公司的民工，没人敢惹这些七老八十的叔伯们，嘴上不敢怠慢，手上更不敢鬼祟，万一出了意外，对方的医药费和丧葬费够自己喝一壶的了。

忽然，老家伙们惊住了，定在地上，互相在脸上寻求答案。原本，大烟囱北侧扎了一座帐篷，充当爆破指挥部，现在却消失了。一下子没了目标，老家伙们攥紧的拳头，如同打在了棉花垛上，太没劲儿了。幸亏，另有一套预案。于是不由分说，几个人躲在了大烟囱馈赠的阴影下，打开了小马扎，铺开了报纸，纷纷就座。这就叫死扛，或者说以身相许，有本事的话，你按动电钮引爆吧，大不了同归于尽，埋在一大堆砖头瓦砾当中，碎尸万段，让你爆破公司吃不了兜着走，当场破产。其实，他们早料到了这一点，没人敢拿几条人命开玩笑，尤其是这几位垂垂老矣的叔伯们。当初在制定这一个最终方案时，他们就知道，最软的柿子最趁手，干么不捡软的捏。爆破公司是民营的，软柿子一枚。

落座下来，老家伙们迅即释然了，有的打开扇子，有的解开衣襟，陈劳辛干脆脱下鞋子，在抠脚上的鸡眼。冯彬文老烟鬼，抽了几十年了，一无咳嗽，二无痰，反倒面色酥润，根本不像七十有四的老浑蛋。他拿出水烟瓶，认真撮了一指头烟丝，填在了烟枪里，摁瓷实了。冯彬文一直吹嘘烟杆是清宫里流出的老物件，鹰骨材料，泛黄，光滑，从里到外渗出了一层静谧的油脂。但没人肯信，反驳了他多少年，也不见他肺疼心烂，一头栽死在烟枪下，所以也懒得费唾沫了。冯彬文划了火柴，瞄着马四十三，督促后者漫一曲民歌，给大家解解闷。马四十三也不装假，咳了几声，清完了嗓子，开腔道：

羊盼清明，马盼夏，

凤凰盼的是梧桐花；
我骑上骡子，你牵马，
这一世，
咱们把天大的祸闯下。

白蜡杆子，紫色旗，
七星和八卦一条心；
紫禁城里没大小，
这一世，
咱们千刀万剐豁出去。

岂料，话音未落，远处的封锁线开了，驶来了两台大型洒水车。显然，这是爆破作业的标配之一。大烟囱一旦栽倒，必定硝烟弥漫，遮天蔽日。洒水车一扫射，悠忽间拨云见日，风清气朗，能有效地防尘吧。老家伙们见过世面，对此无动于衷，你大军压境，我羽扇轻摇，能奈我何。王麻在数药片，白三粉一，外加两个胶囊。他最近血糖高，膝盖也不利索，临出门前，老伴包好了今天的三顿药，叮嘱他按时吃。手抖得厉害，好歹捉住了。王麻仰头丢在了嘴里，喂水时，瞥见爆破公司的经理跑了过来。王麻说：“日鬼的来了，大家要兜住呀。”这么一讲，老家伙们纷纷停下了私活，扎起势来。

不是冒犯，也绝无轻慢，老家伙们是他们的自谓。对旁人，则另有一套说辞。

经理奔过来，一直大喘气，好像吃了枪药。老家伙们先不

吭气，面呈寒霜，知道必须在气势上先压倒他，让他先折。不过实话说，经理这娃还真不错，三十出头就有了这么一家爆破公司，各处理雷，天天点炮，挣的都是真金白银。交往了几次，一致的看法是这娃精明，脑子灵光，有礼貌，嘴甜，但牙齿很硬，始终也不松口。会哭的娃有奶吃，经理的大喘气像一种示弱，老家伙们了然在心，却不便说破。这不，经理消停下了，脸上砌满了笑，双手合十说：“好我的爷爷们，赶紧抬一下屁股移驾吧，这烟囱危险死了，随时能倒下的，千万别坐在这儿呀。”冯彬文吧嗒着烟，一缕蓝雾从鼻腔里袅袅而出，淡笑说：“万里长城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兄弟我说一句吧，你炸你的烟楼，我躲我的阴凉，咱们两不耽搁，好不好？”另一厢，陈劳辛抠完了鸡眼，表情舒坦，接续说：“兄弟我也说一句，昨天下午，我买了三份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领取人是我闺女。我当时就讲了，老爸没什么遗产留给她，但万一被炸升天了，她以后吃喝不愁。反正，这比街上那些死不要脸的碰瓷强，兄弟我的话讲完了。”场面一下子荒凉了，话里话外，撒了一箱软钉子似的，让人步步惊心。经理仍旧堆笑，谦虚极了，这娃给谁当女婿，谁家的坟头上一定漾了青烟。马四十三也不甘人后，自有他的独门暗器，破嗓子说：“兄弟我也讲一句，我托儿子打听过了，你这家叫宏光的什么公司，是在天平区注册的。哦，忘了说，税务局的局长喊我干爹，我跟他老爸是割头之交，要不要查一下你的账？”渐渐的，日光偏移，大烟囱摺下的阴影跑偏了，一千人宛若从幕后到了前台，一共九个，五官各异，面色苍茫，端是一幅神仙醉饮图。陈劳辛又

说：“见你娃几次，你给我种下了好印象。你娃是大富大贵的貌相，但你的本钱不在炸炸炸，把个人的福气都炸没了。兄弟我奉劝一句，你趁早改行吧。哦，不能多讲了，我已经透天机了，我可能活不过今晚上的。”王麻噗嗤一笑，掉转枪口说：“你个老家伙，你不能死，我还没给你存够香火钱呢。兄弟我赤手空拳去了你的灵堂，没给红包，万一你爬起来打我，我又不好意思还手。”冯彬文不悦了，挤兑说：“照兄弟我看，陈劳辛这娃还嫩，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。他才七十一，死也轮不到他，他要是不殿后，帮着我们先打道回府，去阎老爷爷那里签字画押，他就是一个鳖。”这么一讲，大家都开始喷笑，明显把经理晾在了一旁。经理像在听说书，一头水，一头雾，但修养极好，始终没发作。修养不是别的，在这帮老家伙们看来，经理这娃就是修养的典范，始终敬重他们，不还嘴。王麻感觉以大欺小了，便矮下身段：“小伙子，照兄弟我说。”话未毕，经理忙蹲在地上，攀住王麻的手说：“好我的爷爷们，千万别再一嘴一个兄弟我，这是让我折寿呢，我担待不起呀。”马四十三机敏，攥着两颗核桃，盘来盘去，解释说：“噫，习惯了，我们这帮老家伙自小就这么说话，你可以省略不听嘛。”经理这才宽下心，又谦逊地问：“好我的爷爷们，自从我接了这单生意，你们就一直在闹，阻拦我炸了这个大烟囱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意欲何为？”这一席话夹枪带棒，锋芒毕露，一下子要了将。老家伙们怔忡着，都把目光焊在了冯彬文的脸上，盼他出来代言。冯彬文跟其他八个人一样，事先没斟酌过这个关节，一时间被问哑了。好在陈劳辛站出来补漏，及时化

解了尴尬，没有陷大家于不义之地。陈劳辛说：“拆可以，一砖一瓦地拆，但你不能炸。这么庞然大物的，你一秒钟就炸倒了，让这帮老骨头们心惊肉跳，活不了几天。”这话等于没讲，讲了也白讲，因为经理的困惑仍写在脸上。冯彬文终于开了腔，笃定地说：

“哦，在兄弟我看来，我们不是给你添乱，我们在保卫过去，过去就是青春嘛。”

经理扫了一眼，这一群神仙爷爷加起来有好几百岁了，掰着指头数，不在康熙，至少也在乾隆年间。可咋看，青春跟他们都绝缘，八竿子也打不着。修养还是好，修养起了作用，经理没刺激老家伙们。

“告诉你娃吧，这大烟囱可是当年的一号工程。”陈劳辛补充道。

马四十三也道：“兄弟我记得，当年我们一砖一瓦把它箍起来，每个砖缝里都是汗水和泪。那我们亲手箍起来的，就不能随便让炸了。炸药无情，一想到大烟囱死无全尸，我真不落忍呀。”

“好我的爷爷们，这烟囱迟早得倒下的。”嘴甜得像一个好女婿。

冯彬文说：“拆，也得我们亲自拆。”

“对，我们箍下的，我们来养老送终。”王麻追说。

“大烟囱是我们年轻时候的杰作，旁人不得染指。”陈劳辛一下子说绝了，毫无退路。

“那好吧，恭敬不如从命。爷爷们，我的人马全部退出，

炸药也一定清理干净。你们自己玩吧，多多保重。”经理从腰上取下来对讲机，叽里哇啦的，仍旧砌着笑，却决绝地说：“这家楼盘的老板昨天就跑路了，带着业主们的几千万房款跑路了。你们这一闹呀，我真的开了窍，我也不干了，现在收兵。”

日光灼亮，但老家伙们忽然有了一种冷意，纷纷瑟缩起来。

七马路上，马骥开了一家店，规模很大。店面包括餐饮和茶楼，前者主打的是黄焖羊肉，后者则是喝茶和打牌，火得不行，包厢还要提前一个礼拜订，毁约的话，扣除一半的预付金。马骥是马四十三的独子，对这帮老家伙都很孝顺，从小看他长大的，现在出息大了，但品质没变。马骥在二楼的拐角里特设了一个包厢，不对外，最近专供叔伯们秘密商议。到了饭点，服务员送来一桌子吃食，顿顿不重样，面软，菜烂，肉酥，十分适合他们的牙口。这天也不例外，再一次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。这个名字是冯彬文定的，说美国就有这么一个机构，我们在一起合计，一人一票，都是参谋长的身份。大家说对，既然老在了一起，就没有退下来之前的职务、级别和工种的区别，参谋不带长，放屁都不响，干脆都是参谋长吧，至少是五星上将。九个人，恰好能凑成了一桌，往往一个电话，就可以从附近的小区里迅速赶过来，前脚跟着后脚，利索极了。刚落了座，马四十三就发现缺了三位。沏茶时，他的手抖了抖，一只茶碗托掉在地上，碎成了瓷渣。王麻说：

“徐子坤昨夜里进了医院，急救车抬走的，今早上下了病

危通知。”

陈劳辛也说：“不等小上海了，他早上去了机场，听说他妹妹呜呼了，赶着去奔丧。他跟我一栋楼，上来嘀咕了一声，眼睛是红的。”

“小天津也来不了。刚碰见了她闺女，说他爸插了氧，嘴里一直说胡话。”又一例。

一下子折了三个，登时冷了场，老家伙们便不愿吭气，一个个努力喝茶，喉咙里高山流水的，别有一番心境。包厢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，上联是十年饮冰，下联是难凉热血，落款乃叶舟二字。字不咋样，但比较规矩，像个小学生涂鸦的。冯彬文唉叹一声，今天由他主持，却凑不齐整。他默念了一下阿弥陀佛，脑子里闪过缺席者的三张面孔。

喝了一水，大家停下了茶碗，透过窗子，盯着远处的大烟囱看。

照说，以前真没这么看过。大烟囱站在那里，站了五十多年了，灰头土脸的，有什么出挑之处呀。在大家的心目中，大烟囱等于一棵枯死的巨树，违拗四季，既不发芽，也不开花，样子旧得像一张冥币。或者说，大烟囱就是天空的有机的一部分，缺了它，天老爷也站不稳，云彩也会下坠。如果说大烟囱还能发挥余热的话，它顶多还停留在居民们的嘴上。打了车，司机问哪儿，乘客便说，去格林摩尔小区，在大烟囱的南侧。或者说，去斯泰拜尔豪庭，大烟囱西侧。这帮老家伙们住在东面，小区的名字很素朴，叫安居家园。当初，房地产公司将他们动迁在了这里，每人一小套，没一分钱的货币补偿，但在旧

址上陆续建起了斯泰拜尔和格林摩尔，又奢侈，又高档，每平米均价过万，发了大财。大烟囱是个地标，站在那里钳口禁声，只字不语，仿佛一位老英雄似的，不复当年的英武和豪迈。

单位属央企，石化行业的一个分支。那一年，在玉门老君庙发现了第一块油田，上头紧急在兰州筹办炼油、化工、机械等大型工厂，以解燃眉之急。本地人才稀缺，于是从全国各地招收熟练技工，徒步而来者有之，卡车载来者有之，待天（水）兰（州）线开通后，绿皮火车星夜疾驰，歌声缭绕，终于填满了这几家企业。工厂运行后，那一根根拔地而起的大烟囱，像极了肌肉瓷实、严肃活泼的大力士，雄踞在天地之间，身上刷着战天斗地的标语，插满了红旗，迎风猎猎。大烟囱头顶喷火，24小时都不停熄，火焰足足有十几米高，有时黄，有时紫，多半时间呈熔岩色，真是一个火红的年代。当年，谁家的新女婿上门，邻居们一听是那几家石化单位的，嘴上啧啧不断，还会跑过来瞅上几眼。瞧瞧，那个精神头呀，简直优秀死了，小帆布的工装，左胸上镌着一枚红色的厂徽，挑剔个鬼，有这个就够了。

也不必讳言，随着火焰喷吐出来的，却是一股股呛人的黑烟。

黑烟像蘑菇云，也像一只大锅盖，经年不断，始终戳在人们的头上。早不知早，晚不知晚，昏暝一派，路灯昼夜打开，比防空洞里的环境还差。马路上街树甚少，今年种，明年死，即便宁死不屈的活了下来，也看不出究竟是仙人掌，还是冷

杉。一年至尾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硫磺味儿，像坏了的鸡蛋。医院的眼耳鼻喉科里人满为患，病也不是病，拿了病假条去，说不定还被工友们耻笑。听说，听说的话不能当真，说中日建交后，来了一批鬼子专家，见了大烟囱里喷出的黑烟，简直心疼死他们了。据分析，黑烟里含有几种贵金属，白白浪费了，日本人提出要买，运回国去再加工。消息传到了北京，中南海的周恩来给否了，日本人没钻成空子。在这个庞大的工业区，天是黑的，日头是脏的，空气里充满了一种未知的佐料，五味杂陈。那时候，遇到课本里的一些辞藻，老师都会组织学生们去黄河对岸，让娃娃们在广阔的滩涂上，仔细体味黎明、黄昏、夕阳、东方出现鱼肚白、晓风残月、倦鸟归林等等的优美词句。一旦回了家，娃娃们抽吸着发黑的鼻涕，便什么都忘了。一种沁入人心的黑暗，一种无边无际的侵害，其实早就成了常态，人们见怪不怪。

对王麻、冯彬文、陈劳辛他们这拨第一批进厂的工友们来讲，那时的黑色恐怖，那时的暗无天日，后来都化作了退休生活中的一种诗意怀想。王麻说，没有过去的黑，哪有现在的白。陈劳辛则从孙女的嘴里学了一句歌词，白天不懂夜的黑。还是冯彬文肚子里有墨水，总结得到位。他说，那是我们老家伙的光“灰”岁月，不容别人玷污，谁说跟谁翻脸。

的确，光“灰”岁月，这话说到了老家伙们的心坎上了。

寒暑易节，时光如梭，可现在社会变了，等他们吃退休金时，时代早就翻篇儿了。这时，环保成了第一要义，也成了整个社会的共识。人们悲愤地发现，原先在选择厂址时，犯了一

个战略性的错误，方向大错特错。在兰州这个两山夹一河的高原盆地上，厂子居然霸占了水源地，且在黄河上游的上风口。难怪美国的军事卫星趴在天上，认真搜寻了几年，一致认为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消失了。但中情局不这么看，迅速起草了报告，认定这个目标潜入了地下，很可能是一座核子武器库。这是笑谈。可居民们的无奈和反讽，依旧阻止不了黑云的大规模溃散，两岸之上雾霾深锁，光灰无限。幸运的是，变化也是一夕之间的事儿，后来整个工厂搬迁到了新区，这里拆的拆，毁的毁，几乎成了一片废墟，荒草可以淹没人。资本是血腥的，资本是一头獒犬，嗅觉最灵敏了。等房地产火爆开来，原来的厂址陆续被蚕食掉了，建起了一座座名字拗口的高档小区。瞬时，这里又成了市民们心之向往的热门地段。

一号大烟囱一带，属于早年的动力车间。在前年的秋拍中，一举擒获了地王的称号，标价四个亿，与一线城市不相上下，令人咂舌。中标公司也行动果决，将动力车间的遗址铲得一干二净，彻底廓清，留下了一大片辽阔的空地。大烟囱北侧，一直延伸到了黄河岸边，与滩涂和湿地上成片的芦苇丛接壤，时有天鹅翔集，百鸟啁啾，自然环境殊异。这家老板也是个混球，一定崇洋媚外，给即将开工的楼盘起了个名字，曰阿尔斯卡港湾，不解其意。虽说是期房，但发售楼书的那一天，这里人头攒动，车位是一小时六十，还哀求不到。既然是地王，均价也在意料之中，可千想万想，谁也没猜中突破了两万，三天之内就售罄了。人们跟打了鸡血似的，把钱当纸一样对待。孰料，后来却没了动静，阿尔斯卡恐怕卡住了，迟迟不